

鐵血

柳殘陽著

俠情傷



铁 血 侠 情 传

柳残阳 著

希望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太原市晋阳光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• 印张: 30.5 字数: 700 千字

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00 册

二十七

天空里有股子冷飒的寒意，云层阴霾得令人沉闷，夜翼有一层薄纱般轻缓的笼罩下来，那栋孤零零的茅草屋里已掌了一盏油灯，昏黄的灯影中，敖楚戈那么写意而轻松的品茗最后一盅烧酒，说是最后一盅并不过分，因为那一壶浓烈的烧刀子早已倒得点滴不存，他有点舍不得，也有种贪婪的用舌舐着那一盅仅存的酒，缓缓往床上一倒，酒盅平稳的握在手里，双目平视头顶，脑子里回旋着许许多多往事……。

屋外似乎传来一连串细碎又恍如不真切的响声，敖楚戈无动于衷的眼皮子也不眨一下，可是在他那张微现红润的脸上，有种令人不解的笑意，他是那么不以为然，那么不经意的在外面响声不停，似乎外面的一切，与他没有丝毫关系……。

他喝干了最后一口的烧刀子，将那酒盅朝窗外扔去，传来一声碎裂的破碎声音，满意的一笑，道：

“朋友，你可来得不巧，那最后一口的烧刀子，已经被我喝得干干净净，你想舐舐酒盅，那你得到大风地里，去东拼西凑的拾起那碎片子……”

话语一落，窗外蓦地飞来一团黑影，圆滚滚的从窗子中间钻了进来，如说是飘，倒不如说是撞，这个人一进屋里，已四平八稳的坐在床沿边，怀里抱着一坛子的酒，冷煞的望着躺在那里的敖楚戈，一语不发的解开酒坛子的封口，咕噜噜的仰天喝了好几口，润润喉咙，呱地咽了下去，刹时，满屋子的酒香，随空气传了开来

“好酒。”那个人像是个中老手，一听对方夸赞自己的酒好，精神一振，仰天喝了一口，道：

“你不错嘛！还知道这坛酒好，如果你连我的酒都分不出好坏，此刻只怕你已没有机会躺在这里了。”颇有同感的点了点头，敖楚戈淡淡的道：

“我同意你的说法，不过，如果你不是带了一坛好烧刀子，此刻你连站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，因为我最讨厌那些不按正门走进来的人，尤其是你，跳窗的人不是贼就是盗，可惜，你还不配称得上为盗……”睁大了一双眼睛，眼珠子里闪过异样的神采，显然这个人为敖楚戈的豪语和勇气震慑住了，他将那酒坛子托在掌上，嘿嘿地道：

“你不问问我是谁么？”敖楚戈冷冷地道：

“谁都是一样，我不喜欢的人，天王老子来了，我照样将他扫地出门，你也不例外，好在你有坛子好酒，看在酒的份上，我总算原谅了你。”那汉子真是快要气炸了肚子，他借着酒的助力，勇气陡增，顺手将那一坛酒砸了过去，怒声道：

“你有没有看过提着灯笼上茅房的——找屎（死），敖楚戈，我不信‘一笑见煞’能喝下这坛老酒——”那坛烧刀子少说有七八十斤重，经他用力一掷，无异有数百斤之劲，敖楚戈忽然伸手接住，道：

“那可砸不得，这酒倒是挺烈的……”他是个酒国奇葩，微微将斗大坛子朝上一仰，呼噜噜的连喝了好几口，仅那么几口，已去了半坛子的酒，那个人看得眼中透亮，心底有事，他肃然的道：

“好酒量！”敖楚戈淡淡的道：

“你也不错，能喝这种酒的人都不赖！”那个人仿佛遇上了知音一样，咧着嘴嘿嘿大笑道：

“怪不得别人告诉我，这一趟不会白虚此行，看来传言不假，你不仅武功不错，连酒也喝得像个人物，可惜，咱俩不是朋友，否则，我倒愿和你醉上一醉……”敖楚戈一瞪眼，道：

“我是千杯不醉，你呢？”那人道：

“用斗计量，我也能喝上三天三夜……”此人好大的口气，用斗计量，能喝三天三夜，这话听在别人耳中，只怕会说他是痴人说梦，但在敖楚戈耳里，那情形便不同了，他自认酒中英雄，自入江湖鲜有敌手，而此人有此豪语，他不禁怦然心动，道：

“那咱们可得比比！”那人嘿嘿地道：

“只怕你不敢！”这话听进敖楚戈耳中十分刺耳，他哈哈一笑道：

“天下有什么事我不敢，朋友？听你这股子狂妄的口气，我知道，你是不醉客佟亦哥，很好，我早就想领教领教你的酒上海量，今天你是自送上门，我可不会放过了这种机会，来，来，咱们找个地方，好好较量较量……”不醉客佟亦哥嗯了一声道：

“好主意，你看咱们该选个什么样的地方……”敖楚戈面上微冷，道：

“这里……”不醉客佟亦哥眼珠子一转，道：

“这里无酒无肴，如何个比法！”敖楚戈肚里暗骂了一声道：

“老佟，你不会无事而来，一个真正的个中高手，千缺万缺，决缺不了那四两黄汤，我相信你是有备而来，假如我料将不错，门外早准备了数十坛陈烈好酒，嘿嘿，老佟，这地方我挑了，你叫他们摆酒……”不醉客佟亦哥可没料到“一笑见煞”的目光如此犀利，自己自认这件事布置准十分隐密和妥贴，那

想到此人一料便中，他心底里直冒寒意，对敖楚戈肚里的城府，不禁重新估量，他很清楚对方的深浅，俗语说没有三分三，不敢上梁山，自己虽有不醉之名，但对方显然亦非弱者，他一拍大腿，道：

“就这么办！”

随着他的话声，那扇小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了，两个粗壮的汉子各扛着一坛烈酒走进屋来，这两个汉子将那两坛酒往地上一放，一言不发转身走了出去。不醉客佟亦哥嘿嘿地道：

“这是山西的二锅头，酒醇也烈，正好对味，敖朋友，咱俩各持一坛看谁先将这一坛酒先喝下，谁就赢！”

“行。”

两个人各抢了一坛酒，解开封口，互相望了一眼，仰着头，对着嘴，咕嘟咕嘟的喝将起来，这两人都是酒国豪客，那一拼上劲，酒如白练一样，凝结一柱，刷刷直流，不见半滴溢出嘴外，这种喝法，看起来像喝水一样，听起来有点像神话。

此刻双方俱集中精神直灌黄汤，那里会理会刚才那两个运酒汉子，悄悄的溜了进来，静静的站在敖楚戈身后，偷偷的各撤出了一柄匕首，对准仰着头猛灌烈酒的敖楚戈身上戳去，两人手法俐落，快速异常。

敖楚戈喉咙响起一声冷哼，庞大的酒坛子陡地由上而下，砸在那两个汉子头上，他俩闷哼一声，已昏倒地上，而酒坛子已因这重砸之下，一块块的碎裂开来。不醉客佟亦哥冷冷地道：

“你输了。”敖楚戈不屑的道：

“何以见得？”不醉客佟亦哥瞄了碎裂的酒坛子一眼，道：

“难道你已喝光了？”敖楚戈淡淡的道：

“不错，这两个该死的东西进屋之前我已喝得干干净净，

在时间上我已胜你一筹，它俩想借我全神贯注在喝酒的当口刺杀我，在手段上已显得太卑劣，不醉客，这两个人是你带来的，你必须有个交待，否则，我敖楚戈决不会放过你……”任是天生酒力，不醉客佟亦哥也禁不住有点神晃身摇，他觉得头重脚轻，胸口翻涌，但他脑子里却是极端的清醒，在他预估中，敖楚戈纵能喝下一坛二锅头，至少会有几分醉意，那想到他不但未醉，甚而连反应都没有受丝毫损害。仅这份功力，已使他骇惧莫名，他知道自己遇上了平生的劲敌，不禁脱口道：

“敖朋友，果然非比常人，不过你虽然过了这一关，还有最后的一道难关，你尚没有冲破……”敖楚戈一怔，道：

“怎么？老佟，你还想再比下去？”不醉客佟亦哥嘿嘿地道：

“这次是人比……”目中精光一闪，敖楚戈笑道：

“何谓人比？”不醉客佟亦哥干笑道：

“有几位朋友，早已慕名，这次我俩较量酒力，怕不早已来了，他们巴不得你早点躺下，然后先给你点苦头，再活活的撕了你，你尚有几分头脑，该体会得出我话中之意，当然，你定会追问原因，有人会慢慢说给你听……”愤怒的一笑，敖楚戈呸了一声道：

“他妈的，你想拿酒灌醉我，然后再听你的摆布，老佟，假如你有这种坏主意，那你是拨错了算盘珠子，我姓敖的，别无长处，喝了酒就更有劲，不信，你那些狐群狗党，王八羔子全出来，看看我说的是真是假！”浓烈的酒力已在他血液布满了，他只觉得腹间有股子炙热的冲力，一股子杀气随着他的话声而充塞在那斜飞的眉宇之间，那神情看得不醉客佟亦哥心里一惧，随即哈哈大笑，他想借着这阵大笑，掩饰自己的懦怯，道：

“老敖，少发你那股子狠劲，现在已由不得你，他们请我来，就是要会会你的酒力，现在咱们已分出高下，剩下的，该是平心静气的来谈谈了。”不屑的一瞪眼，敖楚戈道：

“凭你……”那是一种难堪，不醉客却忍了，他苦涩的道：

“我有自知之明，尚不足与你为敌，但，如果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人，那情形就不同了，也许，你会非得在乎不可，因为你晓得自己到底有多少斤两！”

休看此人已喝了不少酒，说起话来始终不愠不火，谈吐间犹能有所分寸，这是一个心机颇深的人，敖楚戈心中暗暗惊奇，不禁对敌我之间的情势，有了新的看法。他沉思了一下，道：

“请他们出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属于那号人物？既然不怕死，我愿意送他们一程……”四面同时响起一声大响，随着这连串巨响，四个怪异的汉子自屋子四面撞了进来，他们不穿窗，也不走门，而是硬生生的将屋壁撞了个大洞，硬碰硬的撞进来，这四个人脸上俱浮现着一层鲜有的冷漠，团团的将敖楚戈困在中间，敖楚戈漫不经心的哈哈一笑，缓缓斜躺在床上，目光平缓的落在不醉客佟亦哥身上，道：

“这就是你的朋友……”那口吻有着极度的不屑和轻视，不醉客佟亦哥心里十分鼠忸，他朝那四个人施了施眼色，冷冷地道：

“不错，他们都是和我一道的，老敖，你不会全不认识，其中，有的和你还有过命的交情！”敖楚戈嗯了一声道：

“沙狐栗标，飞鼠武鹤，这二位倒有数面之缘，其他两位就不认识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待会儿大家称兄道弟，不认识也认识了，栗标，你说是不是——”有沙漠玉狐之誉的栗标，一脸神悍的样子，他曾经见过敖楚戈两次，都是在不甚欢愉的情形下会

面，他尴尬的嘿嘿一笑道：

“老敖，你永远是怎么可爱，我和武兄对你除了几分敬仰外，还真有点恨之入骨，几次想掂掂你的份量，每次都让别人抢了先机，心里老是不舒服，今天，承金蛇剑和唐不文二位兄台的邀请，嘿嘿，我和武鹤便借机会见识见识了。”这个人果然像个沙漠狡獪的老狐狸，言语中表露出极度的技巧，他避重就轻的将这件事轻轻推开来，金蛇剑和唐不文无形中便成了主使人物，为的是让敖楚戈产生了错觉，敖楚戈那会不清楚这个老狐狸的用意，敖楚戈心里十分清楚，这几人都是雄踞一方的霸主，怎么样也不容易凑合在一起，除非有能克服住他们的人，否则，他们犯不着合手来对付自己，他畅声的一笑道：

“诸位可都是一等一的好手，可惜老佟没灌倒我，不然现成的便宜岂不让你们拾了……”武鹤嘿嘿地道：

“老敖，你的名儿，我们是久仰已久了，今儿个大伙凑齐了，可要委屈一下阁下，请阁下跟我兄弟走一趟……”敖楚戈嗯了一声道：

“原来是绑架……”金蛇剑面色阴冷的道：

“那多难听，老敖，这是请，阁下只要走一程，我兄弟便可交差了，路上，兄弟负责你有吃有喝，还有玩，我已请了北国第一花，白兰花作陪，这是件好事，既不伤和气，又有美人伴侍，这种好事，江湖上除阁下而外，只怕无人有此艳福！”听起来真是件好事，有吃有喝又有得玩，在别人求还求不到呢，但在敖楚戈听起来，有如遇上蛇蝎一般，退之犹有不及，那还敢轻易沾上，他嘿嘿地道：

“白兰花的美早已遍传大江南北，可惜我敖某人无福享受，阁下还是自己留着欣赏吧，至于诸位要请我走一趟，我必须先摸清了底，再表明态度，万一诸位设下了陷阱，只怕我永

远也别想再跑得了啦，嘿嘿……”唐不文冷声道：

“老敖，这里已布好了网，你休想再跑了，就我们这几个人，那份力量足够和你掂量，认相点，别再吭声，乖乖的跟我们走，路上，不醉客会陪你好好喝两杯！”轩眉微微上翘，敖楚戈的嘴角微撇，道：

“是谁有这么大的面子，能请得各位来招呼我，各位若不说明白，恕我敖某人说一句大话，诸位的面子恐怕还不够大，凭你们这几块料子还请不动我……”沙狐栗标仰天大笑道：

“我说吧，各位，人家姓敖的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岂会轻易买你我的帐？他自视向来高得很，那会看上咱们这几号人物，嘿嘿，俗语说，搬不动山，请不动山，咱们可以挖山，嘿嘿，诸位，咱们不妨在他身上穿上几个透明窟窿，看看姓敖的肉硬，还是咱们的剑利！”仅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已挑起了诸人的怒火，沙狐栗标永远是条狐狸，任何情况下，他都有煽火的本领，唐不文首先难抑胸中那股子不服气，道：

“对，栗大哥说得对，咱们全上了！”当他身子有如箭矢般的抢出来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后悔了，只见其余诸人全漠不关心的屹立当地，没有丝毫动静，甚至连沙狐栗标也仿佛与他无关一样的站在那里发笑，他心中一凛，撩起的手掌不禁一缩，道：

“你们……”这个人毕竟还有几分头脑，一觉情况有异，尚能及时刹住，他含有惧意的朝敖楚戈笑笑，涩涩的道：

“这里那有我姓唐的说话的余地，还是请栗兄发号施令吧。”是的，唐不文不愧是块老姜，在江湖上历练了这许多年，随着形势的变异而会有所转机，这也是他厉害之处，他先稳住了敖楚戈，又轻描淡写的将责任往沙狐栗标的头上一扣，沙狐栗标面上不动丝毫神色，肚里可将唐不文骂个狗血淋头，他干

涩的一笑道：

“唐兄也太客气了，这里谁不知唐兄来自四川唐门，一手暗器天下第一，嘿嘿，可惜，这位敖爷也是道上的好手，唐兄只怕有技难展，只有怀技不露了！”唐不文面上一冷，道：

“也许吧。”此人学了乖，再也不逞强斗狠了，他了解敖楚戈的能耐，单凭自己这手唐门功夫，只怕连对方的衣角都沾不上，自己便要丢人现丑了，他干脆装像龟孙，暂不吭声，沙狐是何等人，那有看不透他心意的道理，他嘿嘿地道：

“唐兄既然以兄弟马首是瞻，嘿嘿，老夫就暂发号施令，唐兄，请你先占头关，和敖朋友交交手，我相信凭唐兄那一手暗技，一定是手到擒来！”这一招的确使唐不文十分难堪，他恨恨的哼了一声道：

“老栗，咱们来时是怎么说好，要上一齐上，要干大伙干，你这样发号施令算那门子玩意，是出我姓唐的洋相，还是显你的威风，再说这一票生意，不是你我愿意干的，如果不是奉了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不醉客佟亦哥已吼道：

“住嘴，你唐不文要是泄了底，我姓佟的先托倒你！”唐不文差点说漏了嘴，知道自己理屈，恨恨的一跺脚，转头要往外走，飞鼠武鹤轻轻一拦，道：

“别使性子，那后果你负不起！”唐不文仿佛骤然遇上了知己一样，轻轻点了点头，闷声不吭的站在屋中一角，敖楚戈垂下双目，斜躺在床上，像是闭目养神一样，他冷笑道：

“这真是狗咬狗——窝里反，我见过不少像你们这样的人物，都是些狗掀门帘子——全凭一张嘴，朋友，你们这几位破坏了我的舒适和安静，毁了我的屋子和家具，仅这两点，我已站住了道理二字，现在请立刻出去，否则休怪姓敖的翻脸不认人。”他容忍已到了极限，脑子里已随着酒意的消失而渐渐清

醒，他知道这些人无一不是难缠难斗的狠角色，对付这种人只有以武制武，以暴制暴，金蛇剑长吸口气，道：

“姓敖的，这是最后的警告，你是跟我们走，还是非要我们强制执行？你应当看清眼前的形势，对你百害而无一利，我要是你，乖乖的跟大伙上路。”不屑的那么笑一笑，敖楚戈道：

“我是我，你是你，你不像我，我不像你，朋友，软的我不吃，硬的不受，看样子咱们只有付之于武！”沙狐栗标嘿嘿地道：

“老敖，别他妈的自视那么高，有两下子就将天下人全部不放在眼底下了，嘿，我们这一伙先前还敬重你是条汉子，现在，嘿嘿，老敖，你他妈的就像是毛坑里的石头——又臭又硬，我们非将你那股子臭脾气砸掉不可。”漫布在敖楚戈脸上的杀气愈来愈浓，冷冷地道：

“栗标，你仗恃着那点能耐，就敢跟我吹胡子瞪眼，行，你老栗到底有几斤重，让我先掂量掂量！”沙狐栗标机警的退了半步，他十分清楚敖楚戈的斤两，若论个单挑，决非是对手，他戒备的一招手，道：

“各位，咱们还企待什么？难道非等这老小子先动手，呸，他‘毒尊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凭咱们这伙人摆不平一个姓敖的，往后江湖上也别再称字道号了！”飞鼠武鹤嗯了一声道：

“不错。”不醉客佟亦哥一缩身子，道：

“各位，这一阵轮到你们啦，当初咱们说好的，我只管和他对饮，其余的由你们负责！”金蛇剑叱道：

“老佟，这算那门子玩意，还没上阵，全准备扯活，如果这话传出江湖，咱们不让人家笑掉了大牙！”沙狐栗标恨声道：

“老佟，我们本不怪你，谁叫咱们有言在先，不过姓敖的不

是普通人物，能多一个帮手就多一分胜算，再说你我现在得全听别人的，能交完差那是咱们命大……”

敖楚戈一听这几个老狐狸的言语，就知道他们全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，一颗心不禁略略一松，但他不明白，什么人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叫这些各霸一方的枭雄，唯命于这个人，他又为何非擒下自己而后已，脑子里疑团阵阵，心里不禁有了更大的计较。不醉客佟亦哥一叹道：

“栗兄请吩咐吧。”沙狐栗标哈哈一笑道：

“这才是咱们的好兄弟，老佟，咱们大伙上吧，别再穷磨牙，否则，老敖还以为咱们全是江湖把式——光说不练呢。”

他呛地一声扯出一条练子枪，在空中一甩，泛起一道银白色的光影，这一出手，其余人物纷纷晃移身子，将敖楚戈团团的困在床上，敖楚戈还是那副无所谓的样子，低垂着双目养神的样子，似乎对眼前那些人根本没放在心上，仅这份沉稳的神态，已非一般人能达到。金蛇剑朝唐不文一施眼色，道：

“唐兄，别站在那里楞着，好戏大伙唱——”唐不文心里正憋着一肚子的怨气，此刻他正欲罢不能，心里狠了狠，伸手进了怀中，道：

“他妈的，大伙干……”

随着他那蹩扭的语音，一排凶影有若羽毛般的密密麻麻穿射过来，四川唐门素以暗器名满天下，门下弟子个个都有一身令人防不胜防的暗器功夫，唐不文嫡传弟子，功力甚厚，那一手牛尾针更是霸道异常，他想一下子得手，也好在沙狐栗标面前显显威风。敖楚戈似乎并无任何动静，他沉声道：

“这点玩意也能唬住人！”他以眩人眼目的快速，顺手抓起床上的棉被，用力一抡，那一排牛尾针全数落在棉被上，这一手使唐不文大骇，身一晃，两支旋飞的标矢，尚在半空移闪，

敖楚戈忽然抖了一抖大棉被，道：

“还给你！”那一排牛尾针还真听话，有若一蓬银雨般，朝沙狐栗标、金蛇剑和唐不文射去，沙狐栗标惊惧的道：

“快退！”

他和金蛇剑因非正面，又退得较快，总算躲过了，唐不文可惨了，一脸一身全是自己的牛尾针，他惨叫一声，捂着双目朝屋外撞去，夜半中传来凄厉的惨嚎——。沙狐栗标怒吼道：

“他娘的，老敖，你真狠！”敖楚戈冷冷地道：

“少在我面前充角色，老栗，识相的立刻滚，否则下一个便是你……”“呸”，沙狐栗标嘿嘿地道：

“牛可不是吹的，那要凭点本事，别以为伤了唐不文就能挫了我们的锐气，相反的，更激起我们的杀气！”

那条练子枪在他手中有若昂首吐信的巨蛇，那么怪绝和无情的朝敖楚戈的身上击去。

金蛇剑无得而犀利的削向敖楚戈的肩头。

飞鼠武鹤最会偷鸡摸狗，他悄悄的移到敖楚戈的左侧，双掌早蓄满了功力，毫不容情的一挥而发——面对这许多高手的联击，敖楚戈是那么的不在意，他淡淡洒洒的一声冷笑，身子有若流星样的从窗上穿过去，无双剑快速的挥斩着，不仅避了飞鼠武鹤的双掌，更将沙狐栗标的练子枪和金蛇剑全挡了开去，他长啸一声道：

“龟儿子，你也尝尝我老敖的家伙！”

像云空里的疾电一般，那么快速的一剑斩向金蛇剑，他俩相距最近，攻势也凌厉，金蛇剑矮身挥剑欲挡这一剑，叮地一声，无双剑已将金蛇剑一折为二，剑式不变，去势甚疾的劈进金蛇剑的身子里，他惨裂的嘶吼了一声，身子已缓缓倒了下去，一双奇大的眼珠子几乎要跳出眶外，带着无限的恨意而

死。沙狐栗标颓怏的道：

“老敖，你好狠！”一腔怒火全发泄在不醉客佟亦哥的身上，继续道：

“老佟，你是个死人呀，站在那里光看不动……”不醉客佟亦哥冷冷地道：

“怎么？金蛇剑的死，你全怪我……”沙狐栗标嘿嘿地道：

“如果你能稍稍的动一动，金蛇剑不会死，咱们也不会无形中折损了一个人，老佟，你他妈的不是人，连咱们为什么要来的目的都忘掉了，嘿嘿！”不醉客佟亦哥冷冷地道：

“这怎么怪我，栗标，我是个酒徒，酒徒有酒徒的规矩，老敖是酒中豪杰，我已败了一阵，败军之将不敢言勇，我的目的只要灌醉他，由你们下手，他没醉，是他道行高，与我并不相干，你自己不检讨一下，居然还有脸怪我，哼，真他娘的不要脸！”沙狐栗标嘿嘿地道：

“好，收拾了姓敖的，我会和你算帐！”敖楚戈冷声道：

“有这机会么？”

那淡淡散散的话声在黑夜里听来，阴冷得有若是地界里的冷风，冰冷得使沙狐栗标和飞鼠武鹤全身直颤，敖楚戈说得不错，他们还会有那种机会么？答案是肯定的——

没有，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斤两，单凭自己的力量决非姓敖的敌手，但他们不甘这样的放手，他们晓得放手的后果远比现在还来得厉怖。飞鼠武鹤哼声道：

“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，你姓敖的也不是棵长青树，我和老栗就不相信搬不倒你……”沙狐栗标沙哑的道：

“老佟，你也算上一份，这件事谁也逃不了责任，姓敖的是要活捉，假如咱们捉不了他，也毙不了他，大伙只有抹脖子上

吊，谁也别再看明天的太阳了！”不醉客佟亦哥哼了一声道：

“以多势少，我佟亦哥虽然不是个人物，也不屑为之！”飞鼠武鹤怒骂道：

“好呀，你他娘的猪蛋，你姓佟的也自命清高起来，很好，你有种，你清高，那你就和姓敖的单独会上一阵，假如你能在姓敖的手底下讨得个一招半式，我姓武的就算服啦，否则，你以后别想再在道上充字号了！”不醉客佟亦哥冷冷地道：

“二位何不先冲着我干上一阵！”两个人同时一呆，谁也没想到不醉客佟亦哥居然在这节骨眼上向他俩挑明了，沙狐栗标心底一凉，道：

“老佟，这又何苦？咱们的目标是姓敖的！”不醉客佟亦哥哼了一声道：

“那你们就不要再打扰我！”说着在屋角里的椅子上那么一坐，对这边的事不问不理，这种态度已很明白，沙狐栗标气得一跺脚，道：

“他妈的，武鹤，咱们上这小子的当了。”武鹤嗯了一声道：

“这老小子真阴沉，居然临时撒手，老栗，别指望他了，咱们两个人也不是东爪角色，不相信拼我俩之力奈何不了一个姓敖的……”沙狐栗标沉吟道：

“看样子只有一拼了。”

武鹤终于将身后那柄大缅刀解了开来，此人不仅掌上功力雄厚，一柄缅刀尤其是称誉江湖，此刻一提缅刀，刷地带起一溜光影，朝敖楚戈的胸前切去。

沙狐栗标也不示弱，练子枪疾点而出，这两人已抱破釜沉舟之心，攻势与先前又是不同，他俩合计过了，要摆平老敖，唯有舍命一拼，两人全是功招，居然不顾自己的生死，这种打法

又狠又险，敖楚戈虽然久历沙场，也不禁被他们逼得连退好几步。飞鼠武鹤精神一振，道：

“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强敌最怕拼命，他姓敖的也不过如此，老栗，手下加点劲，我不信他能挺过去。”无双剑圈起了连串孤影，硬将对方的一刀一枪逼了开来，借着那片断的喘息，敖楚戈长声一笑，道：

“混东西，上路吧！”

屋子里冷艳的剑光激烈的卷起一道道寒芒，那穿流的剑影一下子穿向缅甸刀和练子枪之间，只听两声惨叫，沙狐栗标的眉心之间，已被无双剑点中，一道鲜血汩汩流出，他踉跄的仆倒床上，竟将那张床撞散了。沙狐栗标惨声道：

“给我报仇！”飞鼠武鹤恨吼道：

“杀，杀那邪种。”缅甸刀一抡，全是细碎的光影，刀刀朝向敖楚戈致命的地方招呼，但无双剑却似幽灵的影子一样，迅速的穿向飞鼠武鹤的刀影之中，只听敖楚戈不屑的道：

“你那张嘴该撕了！”

那么准确又犀利的穿向飞鼠武鹤的喉结之处，飞鼠武鹤连吭都没吭一声，一头栽倒地上，再也不动了。不醉客佟亦哥淡淡的道：

“好剑法！”不屑的一笑，敖楚戈道：

“你怕了？”不醉客佟亦哥苦笑道：

“我早就寒了，在你和我较量酒量的时候，我已看出来，今天的来人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这里，因为敖楚戈不是个仁慈的人，姓敖的剑下从没有能活的人！”鼻子里传出一声冷哼，敖楚戈道：

“也有例外，就是不该杀的人！”不醉客佟亦哥嘿嘿地道：

“很少，和你为敌的人都可冠上一个该死的罪名，唯一例